

涂山人物

兰画名家高慰农

□李焕俊 文/图

高慰农，名家修，字慰农，号涂麓小隐、涂山樵子、荆涂间人、淮上布衣等，清光绪九年，生于蚌埠涂山脚下上洪村，民国著名兰草画家。

高家祖籍江苏省江宁府（今南京市），忠厚传家，诗书继世。祖父高某，家境殷实，为避咸丰初江南战乱，延续高家香火，举家渡过大江，迁居淮河岸边的上洪村，买田置地，建房落籍，至高慰农已三世。高慰农父亲高晓波，为人善良，学识渊博，出入有鸿儒，往来少白丁，家中常年高朋满座，谈诗论画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高晓波当年在私塾执教，高慰农自幼受到家学启蒙和文化熏陶，酷爱诗文绘画。时有河南省老画师徐良峰先生在高家做客，无意间看到高慰农的绘画，赞叹不已，认为此少年是可造之才，遂指点高慰农绘画，成为高慰农绘画的启蒙老师。高慰农成年后，子承父业，一面设馆教书育人，一面临摹丹青，日积月累，画艺大有长进。清灭亡，民国立，津浦铁路全线通车，欧风东渐，学说趋新，渔村古渡蚌埠，成为皖北商贸交通和文化重镇。高慰农离开家乡私塾，寄居蚌埠中兴煤矿，潜心学画，蓄势待发，谋求发展。

兰花是中国传统名花，幽香清远，一枝在室，满屋飘香，历来是文人雅士的知音。古往今来，多少画家取兰泼墨以言志，多少诗人咏兰赋诗以抒情。高慰农天资聪慧，崇尚兰花高洁、优雅、高尚、坚贞不屈、温润谦和的品质，与兰画结下不解之缘。

苏州籍蚌埠商会黎华庭夫人，欣赏高慰农的墨兰，建议高慰农去江南苏州开阔眼界，提高绘画技艺，拓展绘画事业。高慰农情系绘画，义无反顾，离乡背井，至苏州安徽同乡会，开始他的专业绘画生涯。为了增强腕力，挥毫泼墨，画好兰草，他买来九节铜鞭，闻鸡起舞，常年坚持练习腕力。他还多次深入大别山、徽州等地，观察野生兰草，临摹写生，寻找画兰的艺术灵感。他在兰画上题诗：“七叶三花外，端须自得师，吮毫朱蕊秀，揆笔凤翎披。”

高慰农性情洒脱，傲骨铮铮，在苏州学画期间，常往来于江南和上海各大寺院，结交僧侣居士，力避凡俗，执着绘画。他客居上海寿正庵时，与平素吃斋念佛的国民党元老、中国近现代教育家、书法家、诗人于右任相逢相识。二人谈诗论画，相见恨晚，交往甚密。

1925年，大德书局印行《高慰农兰画》第一册，刊印兰画数十幅。书前题签的大都是国内名流，有于右任、刘文珪、欧阳渐、钱鹤鹤等人。于右任题曰：“慰农画兰”。刘文珪题曰：“初集，高慰农兰谱”，落款是自己的号——“天台山人”。欧阳渐题曰：“自成馨逸”。钱鹤鹤题签“楚骚遗韵，慰农先生出近作墨兰多幅，行将付刊，见其笔墨俊逸，极为钦佩。甲子秋云鹤钱辛题。”

1930年，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刊行《高慰农先生画兰》第二册时，于右任为高慰农画册封面题签“高慰农先生画兰”。于右任还题眉曰：“幽兰精舍”。在高慰农一幅兰草画上，于右任挥



张大千在高慰农兰画上题签。



高慰农兰画。（高庆林提供）



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高慰农兰画。

毫书写云林《题方厓墨兰》诗：“萧散重居寺，春风惠草生。幽林苍鲜地，绿叶紫璠茎。早悟闻思入，终由幻化成。虚空描不尽，明月照敷荣。”

云林，名倪瓒，元末明初著名画家、诗人，他对善画古木竹石、笔力挺劲、潇洒清逸的方厓，尤为尊崇，称其“方厓师”。方厓登门拜访倪瓒未遇，特意画扇墨兰留下赠倪瓒，倪瓒深为感动。此后两人相见，倪瓒“倒屣相迎，把臂而语”。于右任先生在高慰农画兰上题此诗，寓意他与高慰农的友谊，如当年的倪瓒与方厓，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，难舍难分。

常言道：画如其人，人如其画，以画交友，心灵契合。高慰农的兰草画，格调高雅，风姿独特，不仅师承前贤，而且独辟蹊径，格调隽逸，深得张大千先生的赞许。张大千是我国泰斗级书画家，他与二哥张善孖创立“大风堂派”，是二十

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绘画大师，画工写结合，重彩、水墨融为一体，尤其是泼墨与泼彩，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，其诗、书、画与齐白石、溥心畲齐名，故被称为“南张北齐”和“南张北溥”。当年，张大千初见高慰农的兰草画，双眸一亮，击掌赞叹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随即挥毫在高慰农的长幅墨兰题跋：“尉农先生画兰，用笔飞动，如公孙大娘舞剑器，将矩亭后一人而已，拜服！”

“公孙大娘舞剑器”，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。诗中有：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霍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

当年，杜甫在夔府别驾元持家里，观看临颖李十二娘跳剑器舞，觉得舞姿娇

健多变，非常壮观，问曰：“你向谁学习的？”她答：“吾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也！”

从皇宣宜春教坊的梨园弟子，到宫外供奉的舞女中，懂得此剑器舞的，开元年间只有公孙大娘一人而已。杜甫心潮起伏，由此联想到草圣张旭。张旭因观看公孙大娘跳《西河剑器》舞，茅塞顿开，灵感大发，从剑舞中汲取营养，从此草书书法，豪放激昂，放荡不羁，大有长进，成就了落笔走龙蛇的绝世之功。张大千在给高慰农兰画题签中，引用“公孙大娘舞剑器”，赞赏高慰农画兰“用笔飞动”，与公孙大娘舞剑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蒋矩亭后一人而已！”是张大千以兰画圣手蒋矩亭为标杆，对高慰农兰画艺术成就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。

蒋矩亭，即蒋予检，号梅隐，河南省睢州人，出身仕宦家庭，道光二年举人，曾官居知县、同知等，一生多才多艺，其兰草画作“笔极活，墨极秀，清脱放逸，尽显造化之妙”，成就尤为巨大，名扬一时，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，兰画艺术自成一派。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载：“蒋予检，工书学颜、柳。善写兰，纵横偃仰，别有姿态。”大画家郑板桥善画兰竹，以画竹最多，次则画兰。蒋予检画兰独树一帜，时人称之“画兰圣手”，人曰：“蒋兰”可与“郑竹”比美齐名。张大千赞美高慰农画兰，是将矩亭后没有出现第二人，可见张大千对高慰农兰画作品推崇备至。

高慰农是当时国内著名的画兰名家，前来求兰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，络绎不绝。在高慰农的兰画作品上题签的书画大家、社会名流、政界人物，除前文提及的于右任、张大千、张善孖等人外，还有柏文蔚、张一麀、陈炯明、史量才、吴湖帆、陈立夫、陈果夫、招鲁、王真如、谢复园、李根源、程青溪、马谄等。

高慰农心地善良，忧国忧民，热爱家乡，乐于助人，常将绘画所得捐赠家乡公益事业。1931年，淮河水患过后，霍乱流行，高慰农无私解囊，购买药物，援助乡里。1937年“七·七卢沟桥事变”，日军大举侵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上海、南京、蚌埠、怀远相继沦陷，深具爱国热忱的高慰农，避难至皖南徽州屯溪。面对日寇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，高慰农义愤填膺，画了一幅倒悬兰草，并题诗一首：“风势狂时雨也斜，倒悬兰草正堪嗟。谁知海内疮痍甚，多少苍生似此花。”

此画寓意国家危难，黎民倒悬，抒发了内心愤懑、抑郁、抱憾、怨恨。章太炎、柏文蔚等人先后在此画上题签。这幅绘画送给了他的学生涂山禹王宫住持道长李承德。该画曾经在涂山禹王宫内悬挂展示。

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高慰农老母病故，他奔丧返回故里。1947年，高慰农病故故乡，终年64岁。高慰农墓坐落涂山南麓宗家莹，墓碑雕有高慰农浮雕头像，墓旁汉白玉石上，镌有高慰农生平简介和兰草绘画。省、市文物部门已将其墓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边看边说

诗意敬亭山

□朱晓军

知敬亭山，缘于那句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的诗句。敬亭山横亘在宣城的北郊，属黄山的支脉，主峰海拔不过300余米，相较名山大川，此山不高也不大，其风景山色并无特别之处，因南齐谢朓《游敬亭山》和唐朝李白《独坐敬亭山》诗篇广为传颂，敬亭山遂声名鹊起。谢李之后，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等诗人都慕名登临，吟诗作赋，所以敬亭山也有“江南诗山”之美誉，真所谓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在我心中敬亭山是神圣的，去看敬亭山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。终于推掉无数个“明日复明日”的许诺，一览敬亭山的魅力。

“云鸟证当年，从此敬亭多知己；江山添胜景，且喜我辈复登临”，敬亭广场的这副楹联，难道说的就是我嘛，我一来到敬亭山，就是敬亭山的知己了，油然而生的亲近感，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敬亭山的距离。一路山色斑驳，似乱云无心出岫，绿一块，黄一块，又大红一片，又暗红几棵，绿绿红红黄黄分不清颜色的界限，大自然的调色板，正处于葱茏到凋零的过渡带，恰是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，倒添得几分“秋日胜春朝”的感觉。

那垄垄绿色的梯田便是敬亭名茶——敬亭绿雪，敬亭绿雪芽叶色绿、白毫似雪，是一味含山水清韵之气的瘦茶，敬亭绿雪在茶碗里沉浮，李白等众多诗人在山中行走，诗句像落叶一样徐徐飘落，我就是那捡拾落叶的人。

观“登高雕塑”，看“皓月池——石刻”，游“石涛纪念馆”，思“玉真公主”，瞻“陈毅像”，一步一步到达宏伟壮观的“太白独坐楼”。楼名取自李白诗句，四层仿唐建筑，内有宽敞的展厅，展示李白在宣城留下的足迹，这里虽未到最后山顶，站在楼前亦可俯瞰宣城全貌了。

天宝十二年，李白受时任宣城长史的从弟李昭之邀，来到敬亭山，自从他被迫离开长安，已经过了十年的漂泊生活。他一个人爬上敬亭山，独坐许久，触景生情，十分伤感地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。

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

所有的鸟都飞走了，连一片孤独的云都没有留下，敬亭山默默地望着他，而他也默默地望着敬亭山，山人合一，灵魂互通，此刻我也寂坐敬亭山，体会着李白的诗句。到底诗中“相看两不厌”指的是山，还是人？是谢朓？还是不远处的玉真公主？恐怕就只有李白自己知道了。

1937年“太白独坐楼”原楼毁于战火，如今得以重建，楼内一层厅内是一尊石膏雕塑的李白坐像，诗人侧身目视远方，仿佛正在眺望天上的白云，与敬亭山互相眷恋。白云悠悠，寂寞独坐楼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当年意气风发的李白，仕途的失意，长期的漂泊，使他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，看透了世态炎凉，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，增添了孤寂之感，然而狂放不羁的性格仍一如既往。李白借敬亭山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感，突出了他这一生悲剧的气氛。登上高楼，四野清秋，寂寞清孤之感油然而生，更能体会诗仙彼时的心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历史上敬亭山一共来了500多位的文人墨客，他们大多是追随谢朓和李白的足迹而来，同时也为敬亭山留下了1400多首诗，其中“江城如画里，千古一诗人”说的就是李白，李白为敬亭山的诗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，留下“江城如画里，山晓望晴空。两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红。”“谢亭离别处，风景每生愁。客散青天月，山空碧水流”等流传千古的诗篇……

在“太白独坐楼”前留影，希冀沾沾李白的文气，浸染诗山的灵韵。李白当年慕谢朓而来宣州，而我则是慕李白遗踪而来，其实山里早没有李白的踪迹，我们不过借拜诗仙的由头，寻找自己心中的敬亭山，我们应该感谢李白斗酒写下的诗篇，它使我们云一样在此相聚，寻找“孤云独去闲”的洒脱，然后又像云一样消失于山水之间，重返喧嚣红尘。

风土人情

农家菜香

□王绪谦

初冬的一天，我来到一个农村集市买菜。一个偌大的地摊菜场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这里卖菜的大都是农村老人，他们有的把菜摆在三轮车上，有的把菜摆在由尼龙口袋拼装的单子上，摊点一个挨着一个，各种农家蔬菜新鲜亮眼，白菜、萝卜、辣椒、南瓜、冬瓜、花菜、韭菜、佛手瓜……品种繁多，应有尽有，就像一个菜博会。在这些农家菜系中，最多的就是辣椒，都是一堆一堆的，这不仅是因为辣椒结果能力强，摘了一茬又一茬，更主要的原因是，苦霜来临之前，主人们要将辣椒连根拔起，摘个干净，要不然，辣椒就会被冻坏，也就没有食用价值了，所以，辣椒出现了集中上市的情况，冲刺最后的市场。

卖菜的老人们望着来来往往的顾客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，有顾客讨价还价，这些热心的老人们会将价格一降再降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自家地里收的菜，多卖点没啥。一位60多岁的老汉见我走过来，递过来一支香烟近乎：“大兄弟，这些辣椒不认秤，估价算了，就给10块钱，全兜走吧！”我估摸着这堆辣椒有20斤，可我一个人偶尔在家吃饭，这些辣椒一下子也吃不完呀，放置久了，不就变质了吗？但望着老人热切的目光，我

没有拒绝，蹲下身子，装了一购物袋，丢下一大半辣椒，付给他10元钱，转身离去。老人家看我没有装完辣椒，急忙喊住了我：“大兄弟，这些辣椒你全拿走，说好了的，咱不能食言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嘛！”老人一脸严肃地把我叫了回来。旁边一位卖菜的大嫂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出着主意：“这些辣椒一时吃不完，可以腌成咸椒，就能慢慢享用了。”说的也是，咸辣椒下饭，就是来了客人喝酒，也能端得出桌面，辣椒的味觉口感最强、最刺激，把酒言欢的时候嚼上一二根辣椒，那才叫酣畅淋漓呢！

前面有一个菜摊被人们围了起来，大伙七嘴八舌地热议着什么，我也上前凑个热闹，近前一看，原来大伙在欣赏着一个特大的冬瓜。这个冬瓜青皮色，呈长条状，长度约1.5米，体重26公斤。主人见它呆萌可爱，起了个名字叫“小胖孩”。主人介绍说，“小胖孩”生长在自家的水塘边上，水肥、光照充足，因而创造了奇迹。最后，这个冬瓜被一位穿着油腻外套的饭店老板扛走了。

街区还是那么热闹，这些地地道道的农家菜原汁原味，便宜又实惠，安全又放心。你看，一位掉了门牙的老大哥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已水汪汪的青萝

卜，脆生生地打着响嘴，招徕着顾客。还别说，他这吃相还真好使，摊前顾客你来我往，不消太大的工夫，他的青萝卜就售卖一空。老大哥蹬起人力三轮车，身子往前一倾，满意而归，嘴里还哼着小曲“高粱熟了红满天……”

这些卖菜的老人们营销收入并不高，多的百儿八十块钱，少的二三十块钱，但他们很知足，因为这是他们家小菜园里的菜，在自给自足的同时，盈余的菜品才拿到街上售卖，不管收入多少，他们罢集的时候都会给孙子孙女买些好吃的带回去，孩子们的欢乐才是他们最大的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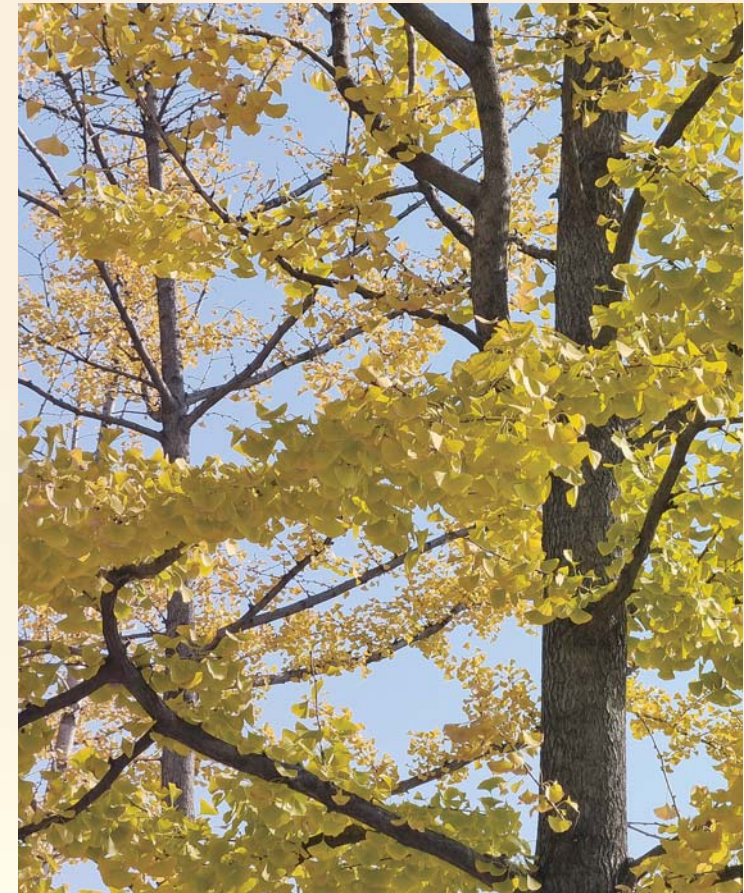
在农村，许多家庭都拥有一个小菜园。人们把房前屋后的零星地块开垦出来，疏松土壤，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，不仅丰富了自家的菜篮子，减轻了家庭开支，还能增加一定的经济收入，也算是一举多得吧！就拿我们家来说吧，房屋后面有一大片空地，母亲随着季节变换，点瓜种豆、栽葱育韭，能种啥菜就种啥菜，小菜园好不景气。有的蔬菜种上几棵就能收获累累果实。母亲随意种上几棵南瓜、冬瓜、藤蔓四处攀爬，果实稠密，一个南瓜或是冬瓜就够一家人吃上好几顿呢！那一年母亲点种豌豆，结的密密麻麻的，

自己家吃不完，母亲就差我和姐姐拿到集市上售卖。我不好意思地躲在一旁，倒是姐姐大方地做起了生意。因为我们家种的豌豆籽粒饱满，剥一菜品味籽粒甜脆可口，受到了顾客的青睐。

晌午的时候，姐姐带着我来到一家服装店，给我挑了件新衣，我看到姐姐的衣服袖口都破了，让她也买一件，姐姐说：“你去学校上学，要穿的好看些。我在家里干活，不讲究那么多！”此刻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姐总是这样心疼弟弟，呵护弟弟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姐姐把带着体温和的卖菜钱悉数给了母亲。后来，母亲用卖菜钱买了几只鸡鸭喂养，还时常投喂剩菜，鸡鸭抢食蔬菜、一扫而光的样子真的是一幅欢乐而精彩的画面。鸡鸭产蛋多，不仅改善了我们的伙食，还时常作为礼品送出去。母亲走亲戚的时候，总是挎着竹篮，装着鸡蛋和小菜园里的蔬菜，传递浓浓亲情。

“大兄弟，这两把青菜你拿回去撒羊肉汤喝吧。”一位大姐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定神一看，原来是熟悉的张大姐，她把香菜塞进我的车上，我正要去付钱，张大姐骑着电瓶车已经远去，鲜嫩的香菜气息在我的心中久久弥漫。



冬日银杏树 马晓刚 摄